

晉山長

左河

志

筆籍

錄談考





錄

晉

著孝思沈

晉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夏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

千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稅課四十四萬七千六十四貫七百九十文。額解太倉銀六百七

十七兩六錢。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四錢。綾絹一千匹。

河東鹽運司。額解池東場四場中場三分司計行鹽西安漢中延安鳳翔遂額辦小引鹽四十

二萬引。餘銀解太倉一千四百七十七兩一錢解宣大山西三鎮年例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兩兩。代府祿糧四萬三千一百一十三兩零本布政司抵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

兩。

山西號爲內地。然自據東勝而甯鴈衝。據河套而偏老震。甯鴈入則由代岢而下。偏老震則由保河深

入。於是三關之防重矣。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鄰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甯武

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木河等處。俱在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

方聯絡。緊接援會口要路。鴈門關設於代州。西抵甯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逼近朔州威遠。地之要害。

三關相爲甲乙。而甯武據鴈偏兩關之中。爲東西應援。外接入角堡。內維岢嵐。尤爲緊關。故總兵初治

偏關後移鎮於此。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坪界。西至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山西地高燥，人家蓋藏多以上窖。穀粟入窖，經年如新。蓋土厚水深，不若江南過夕，卽沤爛。惟隔歲開窖，避其窖頭氣一時刻，卒然遇之，多殺人。其窖地，非但蓋藏粟，亦以避虜。人遇窖，不敢入，惟積草薰之，然多其歧竇，卽熏烟有他竅，出不爲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長里餘，嘗與他家穿處相遇。江南洞在地上，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蓋虜南犯，朔應諸城要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自北二邊壞，虜遂直抵鎮城。是以總制毛伯溫設法修復五堡，曰宏賜、曰鎮川、曰鎮邊、曰鎮山、曰鎮河。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去鎮城十里。各添設守備，而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

始不敢輕犯，其境東連諸胡，西接套，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和界。西至井坪，抵山西北樓口，邊長六百四十餘里。

魏王盛兵蒲坂，平陽府蒲縣以塞臨晉。縣屬蒲州韓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西安府韓城縣以木罌渡軍

襲之。

黃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經大同府境，入太原之保德、崞嵐州、興縣，又經永甯州、甯鄉縣，至平陽府、永和、

大甯、吉州、河津、滎河、達蒲州。蒲在河之東，從此歷芮城、平陸、垣曲，經陝之潼關，始入河南界。晉中俗儉朴，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棗，故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紅顏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堅勁，而少溼鬱微腫之疾。地有洞，故其虜至可避。商有伴，故其居積能饒。惟五六月歎暑炎爍之時，日則捉扇而搖，夜仍燒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詰也。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勾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爲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咸得以爲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爲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

蒲解，皆平陽名郡。論州治，則解不及蒲。論屬邑，則蒲不及解。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宋時爲火山軍，以其地有火山，巖石隙縫處，烟氣迸出，役之竹皮木屑則焦，架之以鬲釜水米則熟。其下似一團純火，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事理之甚奇者。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山之東谷。經岳陽、澤州、穿太行、出覃懷、入黃河。狐首諸經云：界水則止。太行縣巨壘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漳、沱、清、濁、漳，皆穿太行而東。當黃淮汎濫時，當事者欲引沁水入衛，以分河勢。不知河入中國，受涇、渭、澠、洛、汴、泗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勢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險阻，不能引而之衛。若沁可入衛，則河復禹故道，當不難矣。諸葛孔明曰：識時務者在俊傑。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下，匯而爲池。又前行數十步，流漸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實賴之。水淵泓澄徹，爲晉中勝景。其西爲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爲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爲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刹并州之南。疏請臨軒敕名奉聖，銷鷲氣以慈航，斂雄風於寂境。蓋異人天資朗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榮名。視信越諸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驢西湖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大同右衛軍馬坤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後隆慶間，有李良雨者，又化爲婦人。婦妝見客不差。今萬歷間，又有儀賓生兒之異。比聞之，乃一神托胎於其腹中。臨產，輒自言欲脅出。其人懼，求從穀道。神嫌穢，不肯。再三求之，請以香水數斛澡之。乃從。澡畢，遂滅形不知去向。

路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故以名縣。縣去府治僅三十里。又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縣衙素有

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胥吏輩羣然走避之，以爲常。近已絕矣。

三受降城。東城在廢東勝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漢雲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東去東城三百里。漢九源縣西城。在古豐東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西城開元圮於河。別置河東寶歷初。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中城遼元置州縣。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趙全等。乃道俺答爲板升。以受中國之降人。據之。板升衆可十餘萬。中國百工技藝無所不有。趙全已爲俺答造宮殿。乃入住之日。忽梁折。俺答疑終身不敢入宮室。仍舊守水草住牧。全雖服上刑。他日邊塞之禍終潰於此。蓋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寇之所必資也。

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卽牧畜亦藉之外省。余過朗陵。見羊羣過者。羣動以千計。止二三人執箠隨之。或二三羣一時相值。皆各認其羣而不相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妓婦與肩酒殺者日隨行。剪毛以酬。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麾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諸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餘則牧者自得之。



談 筆 左 山

著 耀 淳 黃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山左筆談

明 嘉定黃淳耀蘊生著

濟河在汶上北。云卽大清河。禹貢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伏地而行。蔡九峰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流其下。故今以趵突當之。然趵突又引入小清河。則大清河乃濟之故道。非濟之本流。世間水惟濟最幻。卽其發源處。盤渦轉轂。能出入諸物。若有機者。然昔人以糠試之。云自趵突出。

大明湖下有源泉。又爲諸泉所匯。當城中地之一。古稱遙望華不注。如在水中。夏時荷菱滿湖。葦荻成港。汎舟其中。景之絕勝者。惜沿湖無樓臺亭榭。以助憩息。城中泉最多。如金線錢。南北兩珍珠泉。舜泉。杜康泉。趵突泉。總之趵突佳。入城與諸泉俱匯大湖。出北門。達小清河。

山左士大夫。恭儉而少干謁。茅茨土階晏如也。卽公卿家。或門或堂。必有草房數楹。斯其爲鄒魯之風。古稱封禪者七十二君。今遺蹟皆不存。亭亭云云等。存其名而已。秦岱之上。惟日觀側有秦封禪臺。碑石列秦無字碑最古。當萬年不化。大且重。故此石非大山物。非驅山之鐸。良不能至此。

泰山香稅。乃士女所捨物。藩司於稅賦外。資爲額費。夫旣已入之官。則戴甲馬。呼聖號。不遠千里。十步五步。一拜而來者。不知其爲何也。不惟官益。此數十萬衆。當春夏閒。往來如蟻。飲食香楮。買人旅肆。咸藉以

爲生視嵩山、廬岳、鴈蕩、武夷。士大夫車騎館穀，專爲邑中之累者，其損益何啻星淵。大清河濟水之故道，經流長清、齊河、歷城、濟陽、城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入海。小清河一名灤水，卽濟之南源，發趵突，東北經章丘、鄒平、新城、高苑、博興、樂安，入海。今亦爲鹽河，兼資灌溉，而淤塞流溢，久離故道。水利失而水害興，各郡邑乃自以意爲隄，而以鄰爲壑，如新城、博興、高苑之民，日尋干戈，以競通塞。非朝夕故矣。故爲山東者，必當興復河流，講求故道，使竹口不關，則西民之水害不除；清河不修，則東民之水利不舉。恐田野荒蕪，終無殷富之日。

孔子廟前之檜，圍不四五尺，高與簷齊，而志稱圍一丈三尺，高五丈者，志所稱舊檜也。此非手植，乃手植之餘。蓋手植者，金時燬於火，此其根株復萌蘖者。志稱晉永嘉三年枯，隋義甯元年復榮，唐乾封二年枯，宋康定元年復榮，則所指手植者，元至正三年復榮，則指今檜也。今膚理猶然生意，第不知榮於何日耳。洙、泗、洙水，自尼山來，入沂水同流。今之洙水橋，亦非其舊也。泗水出陪尾山下，四源共會，故稱泗。其源清，澈可掬，出地激駛，滾滾有聲。至曲阜，南洙北泗，中爲孔林，下濟甯，入徐州，會汴達淮。今會通河奪之，雷澤夏溢秋涸，涸時水入地，聲雷者，經日，故云雷澤。汶水會七十二泉而成，至南旺分流，南北濟運，南流短而北流長。

周公之後，有東野氏，有司復其庸調，世疑孔子萬世有土，而周公微不振。然孟子出孟孫氏，自是周公子孫。

山東東、堯二郡水患，不盡由本地。本地水乃汶、泗也。流漕河南北則已。惟中州黑洋山水，經澶淵坡而東，奔曹濮之閒，以一隄限之。隄西人常竊決隄，兼以黑龍潭諸水，澎湃汪洋。其初咸自范縣竹口出，五空橋而入漕河。邇來橋口淤塞，河臣不許浚之，出恐傷漕。水遂縮回浸諸邑，而濮尤甚。相其地形，正開州永固鋪一路，可開之以達漳河。竊恐開民未心肯耳。然東不開五空橋，西不開永固鋪，濮上左右歲爲沮洳之場矣。

東、堯之閒，郡邑大小不等。如滕非昔五十里之滕也。西北可五十里，南則幾百數十里而遙。東亦不下百里。而岡阜繇連，盜賊淵藪，故治之難。而滕、嶧閒，再置一邑爲善。若清平之側，又有博平、朝城之畔，又有觀城則贅也。博平四隅鄉村，每方不出二十餘里。若觀城東西北皆不過數里，止東南去十里餘而已。此猶不及一大郡之城，何以爲邑。

鄒嶧山秦始皇所登，以立石頌功德處。一山皆無根之石，如溪澗中石卵堆疊而成，不甚奇峭，而頗怪險。禹貢嶧陽孤桐，乃特生之桐，非以一樹爲孤也。桐必特生者，謂受風聲喘，故堪琴瑟。今則枯桐寺前果只留一桐，足稱孤矣。

東平安山左右，乃盜賊淵藪。客舟屢遭刦掠。武德亦多盜之地。以北直、河南三界往來，易於竄匿。然其來也，必有富家窩引之。

青州人易習亂，禦倭長鎗手，皆出其地。蓋是太公尊賢尙功，桓公、管仲、首霸之地也。其走狗鬪雞，踴躍六

博之俗猶有存者。

登州三面負海。止西南接萊陽出海。西北五六十里。爲沙門島。與鼉磯牽牛大竹小竹五島相爲聯。其upper生奇草美石。遙望紫翠出沒波濤中。足稱方丈蓬壺。春夏間蛟蜃吐氣。幻爲海市。常在五島之上。現則皆樓臺城郭。亦有人馬往來。近看則無。止是霞光。遠看乃有真成市肆。此宇宙最幻境界。秋霜冬雪肅殺時。不現。而蘇子瞻乃禱於海神。歲晚見之。亦神愛其人。乃成此奇緣也。海舟度遼者。必泊諸島避風。然泊者不知而登遼兩岸。乃儼然覩形影。真不可以常理斷。

長山沙門諸島。在登萊外。大者延袤十餘里。小者二三里。皆有饒沃田。以千萬計。猶閩浙之金堂諸山也。往者皆有禁。後鄭中丞因新兵乏餉。疏墾以助之。亦山左一益。此田皆當於農時搭廠以居。隙則毀之而歸。若架屋常住。恐窩引海寇。爲患浙閩閒矣。

海運。洪武十三年。糧七十萬石。給遼東。永樂五年。因都北平。部議糧運事宜未決。九年。以濟甯州別駕潘叔正言。命宋司空禮發山東丁夫十六萬。浚元會通河。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里。以漕。然猶海陸兼運。十二年。議於淮。徐德通搬遞爲支運。繼乃爲兌運。又爲改兌。其後河塞決不常。曾有疏請試海運者。非遂以海代漕也。不過欲爲國家另尋一路。以爲漕河之副耳。竟格于文網而止。只今朝鮮多事。恐此海道。他日爲倭孽占用。而中國不敢行。今自登州東南大洋至直沽。詳其路道。以備撫探。自元真島始。元真島者。大嵩靜海二衛之東南洋也。海船至此。轉杵舁嘴。如收洋入套。一程北過成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劉公

島二百餘里。用南風爲順風。一日而到。內可灣泊十處。當迴避十處。二程自劉公島西行。遠望芝罘島。約一百里。用東風。東北風。半日而到。內可小灣泊四處。迴避四處。三程自之罘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此備倭府外洋也。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約一百八十里。用東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三處。迴避六處。四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半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二處。迴避四處。五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西河口。約四百餘里。用東風。與東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二處。迴避三處。六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而到。內可灣泊三處。迴避一處。七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約二百餘里。望見直沽。俱無迴避。此運船與倭船所同。謂大船灣泊避風也。若倭得志朝鮮。用小漁船。號船。偷風破浪而來。則旅順口一朝一夕絕流抵登。遡游三夕而抵天津矣。然眉之急。又可忽乎。

膠萊河與海運相表裏。若從淮口起運至麻灣。而逕度海倉口。則免開洋。轉登萊。一千五六百里。其閒田橫島、青島、黃島、元真島、竹島、宮家島、青雞島、劉公島、之罘島、八角島、長山島、沙門島、三山島。此皆礮石如戟。白浪滔天。其餘小島。尙不可數計。於此得避。豈不爲佳。奈膠萊淺澀。開鑿之難。蓋自元至元阿合馬集議以來。儲費不貲。十載而罷。及今亦屢舉屢廢。或謂下有礮砂數十里。斧鑿不入。或謂鑿時可入。鑿後旋漲。或又謂開鑿原不難。第當事者。築室道傍。余觀唐宋漕政。皆代經六七更。水陸不常。舟車相禪。若可以此例舉。則南北用舟。於中以車輛接之。亦可存其說。以備臨渴之一策也。余觀黑龍江巖石廉利。陡峻尋

丈。漢張湯尙欲於此通漕於渭。其與膠萊。又何啻十倍。

山東備倭府。立於登州。癸巳甲午間。倭方得志朝鮮。東人設備。往往於是。余謂客曰。此非山東之所謂備倭也。曰。祖宗不建府於登乎。曰。登州備倭之設。祖宗蓋爲京師。非爲山東也。海上艤舳大艦。乘風而來。僅可抵登郡東面而止。過此而入。則海套之元大艦。無順風直達。欲泊而待風。則岸淺多礮石。難繫纜。故論京師。則登州乃大門。而天津二門也。安得不於登備之。曰。然則山東備何地乎。曰。以山東籌之。則登乃山東東北一隅。猶人家之有後水門也。尙有前堂在。倭從釜山對馬島。乘東風而來。正對淮口。然淮有督儲部府。尙宿重兵在。倭不遽登岸也。其登必從安東。日照。此數百里無兵。然中國之殷瘠。險。倭必有嚮道預知之。而泰山香稅。外國所豔聞也。則必馳泰安州。既則濟甯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覬之。而走濟甯。又進則臨清。大賈所必覬也。而馳臨清。掠刼既飽。然後入省城。此山東大廳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備前門。而備後門乎。曰。然則當何備之。曰。總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當從倭汛。議以關中防秋例處之。登州至安東。惟膠州爲中。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今遇汛時。當調登州總戎。駐膠州。以南援安東。日照。安邱。諸城一帶。而北仍不失救援。隨追隨發。而調臨清參戎。於登州坐鎮之。如總督出花馬池。巡撫出固原例。汛畢仍歸本鎮。是於備京師。山東經權兩不失也。曰。臨清不有糧艘巨萬當護乎。曰。此非倭所欲也。據臨清以絕糧道。邱文莊以爲中原不逞者言。倭隔海止利在掠金耳。曰。何以知倭不入登萊也。曰。登海淺水行二十里皆淖途。前所云多礮船不得泊。卽起岸。而登州地曠人稀。鮮富室。若清野待之。一望蕭索。四五

日必回舟。而大舟必漂去。又無漁船客船。可拏用之。故倭不走登州也。曰。登遂可無備乎。曰。不在今日也。倘倭得朝鮮。則登與旅順口相對一岸。不用乘風。不須巨艦。只舳艫舴艋。一夜而渡。抵岸方知。此時難防。又特甚焉。則非今日之比。故備寇者。須知我險。須知彼情。難刻舟以求劍也。後入與鄭中丞言之。設安東備倭。